《金剛經》講解第十七

講授：雪歌仁波切 017-20171031 第四座

我們前面先觀想一下。我們有時候會這麼想：又要再觀想，又要再觀想，是不是？我們要瞭解，《廣論》講的“隨念三寶”就是常常想三寶。常常想佛寶，每想一次就會累積一個新的功德，每一次想都會有一個功德，所以不是沒有用的。另外，我們自己也一定要改變。我們的心沒有辦法常常安住在一個地方，一定要一個新的（境），這也是我們的問題，所以為了改變這些我們要練習。也可以說，天天都是新的一天，一樣，我們每一座所做的事情都是一件新的事情，沒有重復。特別是像我們有暇滿的人身的時候，這一天是這麼難得，確實是不可以浪費的，就是一分鐘、半個小時，或一個小時都不要浪費，要用功，要改變我們的習氣，要累積資糧，要調心。所以我們先觀想一下這兩段。

首先，要好好想一想這個場面，在這個莊嚴的場面當中，須菩提請教什麼，佛跟須菩提說什麼，然後須菩提坐下來，大家開始學習《金剛經》，這是第二個階段要觀想的。首先第一個階段我們觀想兩分鐘…。

好，我們再觀想第二個階段，這麼莊嚴的場面，在這些高深的修行者當中，須菩提提出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科判裏的“七義句”裏面的“種性不斷”跟“發起行相”這兩個部分。現在我們要好好觀想這兩個部分，觀想兩分鐘。

我們現在要想，到哪一個階段了呢？這次你們學了《金剛經》之後，在還沒有忘掉之前，大概需要練習七次。腦子裏面有《金剛經》裏面的第一講、第二講、第三講的內容，如果可以的話，一天想六次。像這樣在腦子裏面過一次，比如說早上過一次，再幾個小時後又過一次，過了幾個小時，又過一次，這樣一天過六次，大概一個星期後，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熟練這個道理的。

我這麼覺得的，我們腦子裏面，就像做《六座瑜伽》，大概一天分六個階段，每一次一次做的話，腦子裏面會受影響、心裏面也會受影響。雖然只做六次，思惟六次，但是它會影響整個二十四小時，如果影響二十四小時的話，就不用花很多時間，前面可能花五分鐘思惟，然後過幾個小時再花五分鐘思惟，

這樣沒有花多長時間，但是在心裏面會有一個很深的影響，所以《六座瑜伽》我們每天要做六次，原因就是這個。六座瑜伽就是這種意思。

同樣，如果我們要練習一個法理的時候，大概一天六次，這樣持續一天、兩天、三天、四天，大概你做一個禮拜，我相信已經有了很深的記憶，不會容易忘掉的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最好這樣子做，如果沒有辦法的話，你就一天至少一次，這樣一天兩天三天，慢慢的，時間長一點，越來越快，思惟得越來越快，然後慢慢的就對這個道理思惟的非常熟練。然後馬上對《金剛經》感覺好像很熟練的樣子，《金剛經》一（種性不斷）、二（發起行相）、三（行所住處）、四（對治），就會很熟練。當然我沒有練，雖然沒練這些，但是我練過別的一些法。我知道這樣子練會很快熟練的。

我跟你們講這些，我也想把《金剛經》練熟，比如說十二個對治，我想把這些科判背下來，還有蓮花戒大師寫的那些背下來，然後會很熟練，《金剛經》這麼殊勝，有這麼大的功德，我們對這個內容熟練後，常常思惟的話，功德是不得了的。

我們回去之後要這樣想一想，現在學習的時候也要想“種性不斷”、“發起行相”，然後再把具體的十八個內容講出來，十八個裏面前面的十六是要過關的。後面的第十七就已經到菩薩，變成聖者了，不是凡夫了。然後這個聖者進入登地菩薩之後，就再往上追求佛陀（的果位）。先想菩薩凡夫能不能變成登地菩薩這個方面，然後到了登地之後，就往上看，就是我要成佛，所以第十八就是“上求佛地”，到了登地菩薩之後，往上求佛的果位。

把《金剛經》的內容整體要抓到。講出菩薩凡夫具體的修行，首先第一“發心”；真正的認出發心的話，首先發願菩提心；然後再來菩薩行六度，然後修六度的時候，行菩提心，就是三種，是吧？欲得言說法身、欲得智相法身、欲得福相法身。這樣子修的功夫修得很好的時候，他就得到了一個證量。得到證量的時候，就開始生起慢心，所以為了對治慢心，我們就要學“乙五於修道得勝中無慢”

然後，慢心對治好了，但是聽聞較少，所以為了解決這個，就是“乙六、不離佛出時”；然後聽聞已經解決好了，但是福德資糧缺了，就是“乙七、願淨佛土”，然後福德資糧已經具備了，懈怠又出來了。

復習 乙九、遠離隨順外論散亂——對治：5、雖不因彼散漫而捨棄，然於外道典籍隨貪而趣入

現在思惟乙九，乙七已經解決了“所緣小”的問題；“所緣小”解決了之後，就出現了捨棄眾生，所以這是“乙八、成熟眾生”；然後乙九，利益眾生的時候，出現了偏向外道論，所以“乙九、遠離隨順外論散亂”，現在我們講到乙九這裏。我們看一下乙九。乙九跟下面有一個有點接近，比如說（乙十四）“離寂靜味”，這一塊講的內容和現在講的這個內容很像，這兩個都是對菩薩說，你不要那麼喜歡外論，因為波羅經多殊勝；下面講，你不要定得這麼舒服，也不要那麼喜歡，因為般若的智慧多重要。所以去除的東西不一樣而已，為了去除所講的東西是一樣的。蓮花戒大師有講，雖然講的東西一樣，但是不會重復的，因為他的目標不一樣。

現在講到“遠離隨順外論散亂”，這裏主要描述般若經多殊勝。後面B17那邊說這個般若經，也是非般若波羅蜜多，是名般若波羅蜜多，所以佛告善現言：“具壽，今此法門，名為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》，如是名字汝當奉持。何以故？善現！如是般若波羅蜜多，如來說為非般若波羅蜜多；是故如來說名般若波羅蜜多。”所以菩薩自己學也好，或者利益眾生也好，需要重視般若這個法，因為它是這麼殊勝，就講了很多殊勝的理由。心裏對它的殊勝想了之後，又會生起執著心，執著心生起的話，修的時候它會擋，就不會那麼圓滿。

很奇怪，剛開始修菩提心的時候，修七因果、自他交換這些力量推動菩提心，菩提心好像可以生得起，是不是？但是到了生起的時候，真的要發展增長的話，只靠這個不行，還是要靠空性的力量來推動。

所以剛開始需要這個來推動菩提心生起，之後你一直用七因果跟自他交換的力量，菩提心能夠發展得很好嗎？不會，你就會停留在一個位置上，必須要空正見來攝持。

所以和這個道理有點像，比如說菩薩對般若波羅蜜多很喜歡，他想的理由是因為般若經多殊勝多殊勝，他心裏被般若的殊勝帶動起來了，已經喜歡了、已經認真了，但是那個階段你修的會不會繼續增長，那就要靠空正見攝持。

你還要瞭解，雖然有了空正見攝持，但修空性也要修空空，是不是？比如佈施，它也有它的六度；持戒，它也有它的六度.....；一樣，般若，它也有它的

六度，它有它的般若。所以修般若的時候也要空正見攝持，菩薩雖然修般若，但是要不要修般若的般若？要修，所以般若的般若是這個意思，是吧？修般若的時候也要三輪空，所要修的般若上面不可以執著，就是想空空的道理，修空性的時候，空性上面不要執著，要思惟空空。

現在我們要瞭解，以緣起的力量來修行，會帶動起來，緣起的意思就是世俗的意思。空性跟緣起的時候，以緣起的力量來成立空性，這個是世俗的緣起，像以七因果、自他交換來推動一個法，會受到限制，沒有辦法達到圓滿，到了一個階段，必須要空正見來攝持，才可以無限的發展。

我們要瞭解的是先講般若經有多殊勝多殊勝，然後就帶動起菩薩的心往般若上面修，對般若生起強大的希求的心就會認真的修了。

但是認真修的時候，會不會真的發展得很好呢，那就要靠空正見來攝持它，所以修空性的時候，要空正見來攝持它，是吧？所以這個就叫般若的般若，這裏就要瞭解這個道理。

我們認真的修般若波羅蜜多，但是不執著，這裏講的“般若波羅蜜多，如來說為非般若波羅蜜多”就是這樣子。

實際上真正的是什麼呢？“名般若波羅蜜多”。唯名言有的一個東西，除了這個之外，沒有一個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，就是“是故如來說名般若波羅蜜多”。所以修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，不要執著，認出唯名言有的樣子我們來對待它，這樣來修。

剛開始菩薩修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，就有修緣起的道理來讓他加油，或者修的也相當認真，後面空正見的攝持來讓它更發展，就用這樣的方法。

對我們來說，可以這麼理解，我們平常修行打坐、修空性，要看《實執諍論》裏面說的，不可以有“我、打坐者”這個想法，同樣，也不可以有“在這裏我有一個要修的空性”的想法。

這樣子攝持的話，你真的修到空性，修的空性真的非常清淨，對我們來說差不多這樣。我們沒有像菩薩修的那種真正的般若波羅蜜多，我們不可能有的，是吧？我們平常修的時候，這方面我們要注意，就是菩薩是那麼修的，我們也要學菩薩，我們平常打坐的時候，要注意這個方面，修空性的時候，所要

修的空沒有、能修者也沒有，施設義也找不到。這樣子修空性的時候，另外一個空正見也要來攝持它，就是幫助它。

我們雖然剛開始修空性的時候，對諸法不可以執著，都是空，是吧？我也是空，這樣子想的。但是後面修修修的時候，“我修空性了”，就想出來了所修的一個了，“我修的就是空性”，又出來一個空性，我們要把那個想法擋住，如果想法沒有擋住的話，問題就會出來。所以這裏講的，修般若的時候也不可以執著，菩薩就這麼開示的。所以我們也要一樣，平常修空性的時候要注意，引用《金剛經》的那一段，要想佛有這麼開示，要想我們應該如此做。這樣修的話，才會修到清淨的空性，般若的修行才會成功；不然一邊修，一邊出執著心，就障礙到了。

在《入行論》裏面也有說到這個道理，第 89 頁第三十三偈唸一下：“**觀法無諦實，不得諦實法。無實離所依，彼豈住心前？**”這個講的是，我們修空性的時候，要想什麼呢？最後那句“**彼豈住心前？**”這是一個問號嗎？問哪一個字呢？“豈”。彼這個字是指“無實離所依”，“無實離所依”是什麼意思呢？是“無實”，講的就是空性。

先這麼理解，我用杯子舉例：杯子是施設義找不到，對吧？所以我們這樣修，等於我們修了杯子上面的空性，然後杯子的空性是不是依靠杯子，是吧？杯子的空性是依靠杯子的話，如果杯子沒有自性的話，杯子的空性會有自性嗎？沒有辦法，是吧？因為杯子的空性是依靠杯子。所以我們腦子裏面有時候想杯子是沒有自性的，但是“沒有自性”就是有自性；就是杯子沒有自性，這就是空性，是不是？然後“沒有自性”這一塊有自性，變成就是空性是有自性的，是不是？我們就會這麼想的，所以現在說“沒有自性”這個有自性，等於空性有自性的意思。

現在是說空性沒有自性，為什麼？這個空性的所依“杯子”已經沒有自性了，所以這邊講的已經修了杯子上面的空性。已經修了杯子的空性，但是對杯子的空性執著的話，那就不對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已經修了杯子的空性的話，杯子有自性，這個你已經破了，那你對杯子的空性上執著的話，就等於杯子的空性是有自性了。是不是？

杯子的空性有自性這個你怎麼想的？杯子已經沒有自性了，那它上面的空性怎麼會有自性呢？所以“離所依”就是這個意思。“無實”是杯子的空性，

離所依呢？它依靠的杯子已經沒有自性了，那你腦子裏面怎麼會想杯子的空性有自性？你怎麼會想呢？所以你的心前你們怎麼會有呢？就這個問題，“彼豈住心前？”杯子上面的空性你怎麼會覺得有自性，你怎麼想的呢？問號就是這個。我們自己問自己，是吧？我們有時候就想杯子是沒有自性，但是“沒有自性”這就是有自性啊，就會這麼想。所以爲了這個問題，這裏說不可以這麼想，因為杯子已經沒有自性了，所以杯子上面的空性怎麼可以有自性呢？這裏前面講的諦實法已經不得了，意思是杯子你得不到了，你就沒有自性了，有自性的杯子你找不到了，所以前面講的“實”就是“杯子上面有自性”這個已經破了，所以就得不到了。

但是你心裏面想杯子的空性可以得到，你就想可以找得到，或者是有自性。這樣子想的時候，就問：怎麼可以這樣子呢？因為它（杯子的空性）依靠的（杯子）已經沒有自性了，所以這個依靠的已經沒有自性了，它怎麼可以有自性成立的？我們有時候問自己，就這樣子來問，然後就破空性上面的執著心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我們就這個方面觀想一下。

現在觀想，一樣，空性要觀想，修的也要觀想，祈求面前的佛菩薩來幫忙加持，以後我們真正的修空性的時候，就能夠像佛菩薩開示的一樣給我加持，我學般若的時候，在不執著的當下，我們般若修得非常好的，要這樣期待、祈求。我們打坐十分鐘。

乙十、色及眾生身搏取中觀破相應行——對治 6、或雖於彼不趣入，但於事物（法）相所映蔽，於方便無善巧

接下來就是“沒有善巧”這個部分，我們要對治這一塊。這個就是我們宗喀巴大師在《略論》裏面非常重視的“離一多”的這個邏輯。“離一多”的邏輯主要也是沒有無方分的因。所以也是《金剛經》裏面講的怎麼樣破這個執著，我們這次翻譯的用“映蔽”，就是這個相，或者是我們要遮止的這個執著心，我們要把它滅除或者破除，所以需要善巧。

需要善巧，當然在遇到不同的問題的時候需要不同的善巧，是吧？現在從略的角度，用沒有無方分的邏輯破執著，這個是宗大師非常重視的。這應該和經典裏說的一樣，這是一個最好的善巧、最好的正因。

因為首先用“離一多”正因的時候，我們抓對境的法，就是對我們顯示的法分兩種，或者是一，或者是多，我們不用說其他，對境的法出現的時候，就兩種情況而已，或者是多，或者是一。我們不講什麼顏色、什麼東西，展現在腦子裏面的時候，要麼好像多的樣子、要麼是一個的樣子，就這兩種。所以重視“離一多”的原因就是這個意思。

當展現給我們一或者多的時候，同樣，我們的執著就有兩種，要麼是多，或者要麼是一，就有這樣兩種執著。這樣兩種執著的道理實際上主要是：你說要是多，必須要先成立“一”，然後才可以講“多”。為什麼沒有自性異呢？因為沒有自性一。為什麼沒有自性一呢？因為沒有無方分，就講到這個道理。

這就是破執著心的一個很好的善巧。“沒有無方分”，這確實有點容易接受，我們腦子裏面想一想，什麼東西不是自性生的，因為“不是自生，也不是他生，也不是自他生，也不是無因生”。在腦子裏面顯示出來的這個道理跟無方分的解釋相比，哪一個容易展現出來？無方分容易想出來是吧？對於“沒有自性生，因為不是自生，不是他生，也不是自他生”這個道理來說會感覺“什麼意思啊？”會不會有這種感覺？是吧？對於破四邊生，這個是自性生的，怎麼破？有點想不出來。所以剛剛講的離一多，就有點具體，容易想像出來。所以它就是善巧，佛對菩薩開示，一方面你需要善巧，利益眾生的時候，眾生內心裏面的執著要破，要講邏輯，所以你需要善巧。如果沒有善巧就不行，是吧？就是這樣。

我們這方面是怎麼觀想的？應該是這樣子吧，我們不是度眾生，我們自己度自己。所以我們自己內心裏面，生起執著心的時候，需要很有善巧，怎麼樣跟它辯論，怎麼樣破它，是吧？要觀想面前的佛菩薩來到自己面前，像《金剛經》這裏佛對菩薩開示的所需要的善巧，我們也同樣希望佛來幫助我們，或者夢裏面也好，或者腦子裏突然想出來一些方法也好，怎麼跟自己的執著心辯論，怎麼破它，需要在各個階段有各種各樣的善巧。比如看《實執諍論》裏面說，每一個階段都要對治，執著心聰明得不得了，它一直跑，所以我們要很有善巧。

對這方面我們祈求面前的《金剛經》說的那個場面、那個境、那些皈依處，在我們面前，我們祈求、觀想，佛來給我們加持，有時候我們自己會透過佛的加持來，就容易找出一些方法、一些善巧。這個觀想五分鐘。

我們這堂課就到這裏。（金剛經咒及儀軌唸誦略）

76 頁，唸咒語《金剛經》心咒 那摩巴嘎瓦迭 紮嘉巴日阿密達耶 喻那大達
低達 伊理悉 伊理悉 迷理悉迷理悉彼那言彼那言那摩巴嘎瓦迭 折當雅紮底
伊日第伊日第密日第密日第 修日第鄔修日鄔修日 巴玉耶 巴玉耶梭哈

現在 15 分鐘問答：

弟子：請仁波切幫我們口傳《金剛經》跟《金剛經》的心咒。

仁波切：口傳，我沒有傳承，對於你們，瞭解《金剛經》的內涵是真正的傳承，你們不了解，你們聽聽，也不怎麼算傳承，是吧？（笑）我是覺得瞭解這個內容是很重要，當然也要有口傳，但是我沒有《大藏經》的傳承，也沒有《金剛經》獨立的傳承，所以就沒有這個傳承。《大藏經》是有傳承的，口傳要幾個月、半年。我沒有參加整個大藏經的傳承。

弟子：佛在靈鷲山講般若經，《金剛經》說法處，為何不是在靈鷲山呢？

仁波切：當然了，不是所有的般若經，都要在靈鷲山講，也不一定啊。般若經有好多，整個般若經太多，不一定都要在這個靈鷲山講。我也不懂為什麼在靈鷲山不講這個《金剛經》。

弟子：事物一旦存在，一定有作用，所以凡夫針對每一個作用，一定產生各個執著，因此作用不空，執著心就一定存在，縱使無自性，也一定有作用，也有執著心。

仁波切：當然執著心也好，物質的各個作用也好，都是存在的，但是都是施設義找不到的，是不是？現在重點是，我們會說、會分、也會講，但是真的內心裏面有沒有這種“施設義找不到”這個很關鍵，我們的心是習氣，很難相信、很難接受，也不容易接受。當然這麼強的一個執著心，我們不接受它是很難的，就是接受空性是很難的事情。不用講這麼深的道理，就是世俗裏面名言的一些東西，明明知道這是真相，但是大家都不接受啊。比如，我們每一個人，自己真正的本人是什麼？誰敢講出來啊？是不是？自己真正的本人是什麼樣？心裏面真正是什麼樣？真要講出來需要有勇氣呢。不用說講出來，先不用說講給人家聽，自己會不會接受？自己都很難接受的，所以明明就是這樣子，自己知道，自己還是不接受。

所以深的一些道理，當然執著心很難接受，就是根本不能接受，對於空性更難接受。我們有很多這種情況是吧？執著心是很硬很強的，對世俗名言的很多東西，實際狀況我們都不會那麼接受，所以有的人“我不想”是吧？所以就是“不想想”那種狀況。

所以這些事要串習，要修行的，要接受空性這方面，不是那麼容易接受“真的找不到”的。有時候腦子裏面不用說接受，好像是不可能，哪里找不到呢？心裏馬上有一個找得到的心，那種心太強了。或者“你胡說找不到，哪里找不到？”根本不會往“完全找不到”的那個方面想，心就沒有辦法面對這個道理，就連往那個方向走一下下，也不是那麼容易的。

所以《四百論》裏面說，對這個懷疑一點點，已經很了不起了。對這個懷疑的意思，不是我們講的，“噢，《金剛經》裏面說的空性是什麼，我不知道啊”，這不叫懷疑，這種懷疑那太簡單了，是吧？現在這個懷疑是內心裏面對空性真的好像有一點點往那個方向走，有一點點接受的，然後“到底是真的嗎？還是怎麼樣？”的懷疑。

沒有智慧、沒有福報的人不會想，不會接受，也不會接觸，完全不會接觸。有福報的人的意思是很善於調心，心很寬廣，心裏不是那麼執著。福報大的人不是指很有錢、有很多房子、土地等，不是這種意思。有福報的人心很廣，沒有那麼多煩惱，這種人不是那麼執著、不是那麼強，他比較容易接受，這樣的人有可能會懷疑“施設義找不到”，他心裏真的會想“真有點可能哦”。

有那樣想法的話，整個無始無終的輪迴，如一大堆的輪迴，會被一片一片切掉的，比如一大堆的布，我們把它隨便切，切割一小塊一小塊的，這叫什麼？

“斯巴如布且巴久”是吧？《四百論》裏面怎麼翻譯的？用什麼舉例？比如說一張紙，腐蝕的根本沒有辦法有紙的作用，好像被蟲吃掉了，爛的沒辦法拿起來，形容完全沒有作用了。我們現在在自己的輪迴，對空性有一點點懷疑的話，我們整個輪迴會被它破壞得爛得不得了，根本沒有辦法存在，它會弄成這樣子。所以用這種描述，確實是心裏面對空性方面真的有一點接受的話，那很快會對這個輪迴再見了，真的就是這樣子。

接受空性方面，心需要執著心不強、又很有智慧，這兩個結合，才可以有點接受空性的。宗大師為了瞭解空性，他修了很多，在調伏心這些方面閉關。這些是要認真的，還要累積福德。累積福德了，會把心變軟，有福報的時候，

自然很有愛心，心很軟的，這個幫助減少執著心，執著心不強，就會接受空性的。

弟子：請問仁波切，經中提到“四句偈等，受持讀誦，究竟通例，及廣為他宣說，其福勝彼。”其中的四句偈是哪一偈？或者它是指佛法？

仁波切：我也不知道這個四句是指哪一個。平常講的四句的意思，不一定是四句，他講的就是一個道理，比如現在我們講的一個科判一個科判，是吧？它就是一個道理，是這樣的意思。拿出書裏的四句，就會講出一個道理，平常書的規矩是這樣，講的一個道理，所以重點不一定指的哪一個。我們想一想，般若經幾乎都不是偈頌，是吧？般若經幾乎都是長的，我沒有看過般若經是偈頌的，是吧？它不是偈頌，都是長的，所以這個四句應該不是真正的四句，我不太清楚，應該真正的意義來說，它就是這樣。

弟子補充：仁波切，這個我這兩天有上網去查過，它是有寫說，這個《金剛經》的四句偈，是指四個方向，第一個階段是空身，第二個階段是空心，第三個階段是空性，最後一個階段是空法，一切法空。那四句偈上面寫的是這四個。

仁波切：噢，那我不懂，我完全不懂。坦白來說，我們藏傳裏面對《金剛經》的解釋沒有那麼多，藏傳裏面，大概在幾百年前，有一個沙拉寺的格西，他有一個解釋，也是看蓮花戒大師的解釋，我們今天讀的那個，他略略的解釋了一下下，目前只有這部論典，沒有別的。

如果問漢傳裏面有沒有的話，當然應該有很多解釋，解釋太多，但是從印度祖師解釋的有沒有？那我沒有看過，我也不懂。印度的祖師大德解釋下來的，那就比較正確的傳承，如果沒有這樣子，我說我的話，你說你的，我不知道這種《金剛經》的解釋是可靠還是不可靠，我不知道！一大堆解釋太多了，就像師兄說的，上網一查，就出現了一大堆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樣子，很難判斷的。

如果說印度那邊的祖師大德的解釋沒有傳承，那就有很大的問號，以我來說，我沒辦法相信，所以就是這樣子。我們自己讀過五部大論，然後直接看印度祖師像蓮花戒大師的解釋，我們按照它裏面講的規矩讀，這是比較可靠的，我自己這麼認為。

弟子問：34 頁倒數第四行這個地方，這裏在問：“善現！彼菩薩摩訶薩無我想轉”，接下來是不是應該下面這一句子都是“想”後面要加一個“轉”才對，是不是這樣子？因為他這是“名言有，勝義無”嘛，那個“有法想轉”，他有我執嘛，“有非法想轉”，也是有執嘛，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連法都要棄舍了，何況是非法？所以前面這個是不是都是“有法”嘛，後面那個“善現”的地方都是“非法想轉”嘛，每一個偈後面是不是都應該有那個“轉”？

仁波切答：前面那個應該有，應該要有。

弟子：每一個都要嘛，每一偈都要無有情想轉，無命者想轉。

仁波切：有時候這樣子，他第一句詞寫，最後句寫，但是中間不寫，這也是一種寫法。

弟子問：那如果這樣的話，最後一句是不是“無受者想等轉”，是不是？這一個部分有沒有必要寫這樣子？還是每一個都有，每一個都有，都應該一樣的？

仁波切：藏文的話，最後是補特伽羅，這裏最後是哪一個，我看一下，就是B06“無受者想轉”，是吧？你說的是“無有情想轉，無命者想轉”要不要，是不是？沒有必要，第一跟最後（有）就可以了。

弟子問：請問仁波切，平常唸加持供養咒跟大悲咒，應該怎麼思惟？

仁波切：這個是這樣，加持的意思就是變化的意思，唸這個咒語把我們供的這些東西一直變，一直變，變得更殊勝、更豐富、更多，唸的時候就要這麼想，這就是加持的意思。

大悲咒呢當然就是，我們平常持金剛薩埵或者什麼咒語都一樣，觀想佛菩薩在自己面前或者在自己頂上，自己選擇哪一個方式比較舒服，然後持的時候就要想那位本尊或者菩薩，他的光照到我們身上，光裏面降下甘露，是五彩色的，有時候比較偏白色一點，有時候比較偏紅一點，這就是看自己求什麼就配的。我們需求什麼，比如唸大悲咒，肯定是求菩提心，是吧？我們求的是去除我們的我愛執，我們跟人接觸的時候不要那麼自私，然後提升關心他人的心，就是我們祈求現在實際的狀況要往這個方面變化。我們離生起菩提

心遠遠的，要生起空正見，更遠得不得了，因為生不起，就要把現在自己的這個狀況能夠轉一下，這往這方面祈求。

然後這樣子一步、兩步的，就可以去除我愛執，生起利他的大悲心、菩提心，這樣子祈求，然後甘露降下來，甘露裏面就是這些東西，降下來，先就淨罪，然後再灌進來加持，這兩個就這樣。和我們平常修的《速疾道》一樣，都是這樣觀想的，包括持咒也要這麼觀想。

弟子問：要生起空正見，持哪個咒會比較好一點？

仁波切答：生起空正見啊，像今天我們唸的《金剛經》的咒語，肯定有很大功德是吧？你也不可以想唸唸咒，突然空正見就生起來了（笑），那是不可能。資糧是什麼？宗大師的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毗婆舍那的前面講，我們需要接觸到好的上師，然後要好好修依師的法，以上師跟文殊無二無別的修持的加持力是最強的。這是文殊菩薩對宗大師的要求，也要修無二無別的上師瑜伽修法；然後，我們在這樣的上師下面，要廣的、非常詳細的，要好好的學習關於空性的法，這是最重要的；再來就是集資淨障，這是第三個。

所以這三個主要是瞭解空性的意樂。第一是修上師跟文殊無二無別的上師瑜伽。第二是要認真的、廣大的聞思。第三自己也要集資淨障，意思就是剛才講的，福報要成長，心就會柔軟，就是這些，這三個就是毗鉢舍那的資糧。好，那我們就到這裏了。